

再有几天,就要结束鲁院的生活。此刻,我的心里一片静寂,没有感伤,也无波澜。似乎,我早已将这段生活安静地收好,放入人生的某个角落,而后拉起行李,从容离去。

但我从不否认,这是一段独特的岁月。漫长的人生中,能有4个月,与一个集体一起度过,无论怎样,都将让人难以忘记。尤其在我已离开校园读书生活多年,习惯也无比珍视在边疆安于一隅的简单生活后,忽然间进入一个完全都是同类的集体,就像一粒隐匿在路边树丛中的孤独的石子,被人捡起,并丢进无数堆积的石子之中,那种碰撞所发出的疼痛,让我敏感,让我惶恐,也让我学会努力地调整、适应,并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寻到自己的同类和重新前进的勇气及方向。

我始终觉得,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定会警惕喧哗的生活,警惕过于亲密的集体生活,他(她)应该跟集体保有一定的距离,能够清晰地察觉在这个集体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困境、矛盾困惑,及彼此关系。但同时,我也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应该心胸开阔,心存悲悯,体恤人类在世间的挣扎、努力、对抗,甚至悲伤、嫉妒与怨恨,并始终对此保有尊重,就像尊重世间一切的生命一样。

阳光火热。我们的周遭,也在8月的热度里升温。

那些在午热的日光下摇曳的金黄的麦子,扑入我们眼际,给我们炙热的体温又添加了不能自抑的热情。我们的心,随麦浪摇曳、摇曳。

麦田,滚烫地呈现在新疆木垒四道沟,我们的心,也被占据、被征服。

那是旱地麦田,在起伏的山体之上次第铺展。时而是金黄色,时而是淡黄色,时而又是青绿色。在一面面舒缓的山坡上,这些不规则的网格状的色彩,犹如一幅又一幅画卷新次展开,亦如一曲又一曲山歌,此起彼伏地唱响。瞬间,就俘获了我们的中心。

这是一种成熟之美,是我们刚刚因时光又将翻过一年,油然而生感伤之时,上苍给予我们的一份惊喜。丰饶的金黄色,令人联想起温暖,联想起收获,联想起努力之后所期盼的一个印证。

眼望麦田,心潮涌动之际,友人叹息着:“这是一种少妇的美啊,这里适合发生一场少妇的爱情。”于是响起一片快乐的笑声。

谁又能了解那些叹息里的隐衷?那一年,16岁的她,近乎莽撞地走进麦田,挥舞陌生的镰刀收割。她并不知道那些看上去有些柔软的麦芒竟会割破她毫无防备的肌肤。她更不知秋阳猛于虎,令她在归来之时疼痛蛻皮。而她即便是累得爬不起来,第二天还得继续走进一望无际的麦田……这一切,在当时于她并无太多深刻记忆。而今,当她那也已经16岁的女儿站在麦田里笑吟吟地等待她拍照的时候,轮回重现。不期然而,一种伤感猝然袭来,将她击中。此刻,娇嫩的女儿只是以麦田为美景,她绝想象不出当年同样正值花季的母亲挥镰割麦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女儿一直受到珍惜,也绝无法理解当年在城市寄人篱下而最终回到亲人身边的母亲,生命里是否始终缺失了亲情呵护……

麦田的热烈里也有忧伤的痕迹。她软弱地坐在路沿石上,强烈的反差中,她的心在疼痛。花季已不再。当她的生命也走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的时候,是否终会有犹若麦田的暖意将她环绕?

我的12岁的儿子也在麦田里。而他作为少年,似乎更被山地所吸引:“山地,在郁郁葱葱的大树的衬托下,在密密麻麻的花朵的陪伴下,显得更加高大,显得更加壮美,从山顶到山脚,都播放着色彩的旋律,仿佛惊动了天下,传遍了四海,似乎无论我身在何处,都能被这旋律所吸引。”

这段文字,已隐约有阳刚气派。

是啊,无论我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可言说的滋味,新的生命力量已经以更加蓬勃的朝气,冲淡了那些或明或暗的心绪。

而当我们徒自为麦田或忧或喜,麦田一直以一种浩瀚的热情拥抱我们。我们的心被炙烤,被点燃,生命节律随它而转换,而起伏,而惊喜。

这片旱地麦地,其实已经绵延了3000多年。旱田大景观,是最早的农耕文化。

当年,丝绸之路上,木垒是通往古城奇台的必经

写在毕业之际

□安 宁

所以,即便在鲁院的4个月,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来自集体的碰撞,有过焦虑,有过困惑,也有过孤独,但我依然珍惜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在此结识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身上所闪烁出的人性的光芒,及呈现出的人生的烦恼。当我而今离开,我发觉自己可以安静地回忆这所有的一切,并将点点滴滴像珍宝一样,存放在心底。我一直相信,历经更为长久的时间的酿造,它们终将弥漫出芬芳。

这4个月,因为课程及活动过频的缘故,我的写作大大减少,原定完成新书的计划也没有实现。起初有些焦灼,后来慢慢学会了调整,利用这段时间,读书、思考、行走、观察,收集素材,丰富生命。人生中难得有这样的一段时光,与文学现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而写作是长达一生的事,所以学会放慢速度,学会更为严肃认真地对待写作,追求质量而非数量,将会是此后更为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应该持有的重要的创作准则。

关于文体,也曾经在这段时间,因为身

边写作者多从事小说写作的缘故,而让我左右摇摆,产生困惑。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究竟选择写作散文还是小说的困境。我热爱散文这种恣意空灵的文体,我也曾经尝试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评论、翻译及戏剧影视剧本的创作,但最终我还是发现,我更擅长散文这种可以自由抒发心性的方式。尽管,在严肃文学的创作中,相对于小说及诗歌,散文的写作,被当下评论家关注的程度不是太高,就像散文本身所散发出的幽微静寂的光芒一样,这种文体必然会与热闹的文

学现场有一定的距离。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非虚构”曾经成为一种写作的时尚,被热烈讨论和推崇。而此刻,在这段鲁院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轨道,看清了一个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明确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创作所长,他(她)尽可以尝试不同的文体,但也应该清楚地对自己的写作有所认知,并在一个领域,逐

之地。而从中原之地远途跋涉的人们,将随身带来的种子,撒在了这片山坡上,让山风吹绿,让雨露浇灌,这些麦子,就在广袤的山地里自由生长。更远处,是牛羊成群的草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就这样同时出现、并存,交互融合。那些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石磨、石斧、陶器、骨器,以及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铜镜、石刻、草原石人等,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它们的印记,都给今人的想象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那些古物里,附着了千年时空的讯息,有着先民的生活印痕,那些看似粗糙的石头做的各种工具、盛物,那些形状、纹路、肌理,那些承载了太多的时光的分量的颜色,细细看去,甚至还能够感知到先民的声音、影像、体温……每一个物件,都包蕴了人类的智慧,在创新、传承、改良的进程中,推动了文明的演进。

难道不是吗?时至今日,这些温暖的人文力量,依旧会无言地,在留意到了它们存在的时空里,激荡人心。

这旱地麦田的热情,燃烧了我们。这是应和了大自然的节律,一直绵延至今的麦田,顺乎自然,在春天,将种子撒向大地,只要将无言的期冀也撒向麦地就可以了。然后,就任凭种子在阳光、空气与雨水中发芽、长叶、拔节、扬穗、灌浆,最终结出它能够结出的麦粒。这是一种平常心,绵延了3000多年。

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时光里,一个扎着红头巾的女人正站在一辆装满了金黄麦草的拖拉机上,挥舞着一把农具,把麦草打理得整齐结实。那是她种的麦子啊,那里边涵盖了了她的情感。她的麦田里,有还长在地里远看毛茸茸的美丽得令人迷醉的麦子,也有已经一捆捆整齐摆放在田野里的收割了的麦子,都如画一般。也像极了我们的那些或任由滋长的心绪,或已整理完毕即将存放的心事。

其实,从生命本来的进程里,旱田,在这样一片缺水的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自有它的理由。先民的智慧就在这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延续到了今天:洒脱、自在,看似无为却是积极、进取。

木垒人,就在这样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丰富色彩里生长。我看木垒人饮酒,一概是全部酒杯倒满,——分发,然后豪饮,不分民族,不论男女。此刻,惟有酒最有发言权,一切语言皆显得苍白无力。那里边,就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体。酒酣之时,有歌高声唱响,也有舞随心旋转。快乐,就如同山泉一般流淌,胸中块垒尽泄,人也神采飞扬起来。

站在木垒的土地上,呼吸着透彻心扉的洁净空气,眼望着火热如画的无垠麦田,一切言语都变得多余。因为麦田的热情,已将我填充得几近融化。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带着太阳的光热的金黄,瞬间就将我们生命里的冷色调替换覆盖,荡涤而尽。

即便离去,麦田的热情依旧烙印在脑海里,闪耀在眼眸里,时不时地,让我们的心绪再度向上飞翔。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麦田的热情

麦田,滚烫地呈现在新疆木垒四道沟,我们的心,也被占据、被征服。

那是旱地麦田,在起伏的山体之上次第铺展。时而是金黄色,时而是淡黄色,时而又是青绿色。在一面面舒缓的山坡上,这些不规则的网格状的色彩,犹如一幅又一幅画卷新次展开,亦如一曲又一曲山歌,此起彼伏地唱响。瞬间,就俘获了我们的中心。

这是一种成熟之美,是我们刚刚因时光又将翻过一年,油然而生感伤之时,上苍给予我们的一份惊喜。丰饶的金黄色,令人联想起温暖,联想起收获,联想起努力之后所期盼的一个印证。

眼望麦田,心潮涌动之际,友人叹息着:“这是一种少妇的美啊,这里适合发生一场少妇的爱情。”于是响起一片快乐的笑声。

谁又能了解那些叹息里的隐衷?那一年,16岁的她,近乎莽撞地走进麦地,挥舞陌生的镰刀收割。她并不知道那些看上去有些柔软的麦芒竟会割破她毫无防备的肌肤。她更不知秋阳猛于虎,令她在归来之时疼痛蛻皮。而她即便是累得爬不起来,第二天还得继续走进一望无际的麦田……这一切,在当时于她并无太多深刻记忆。而今,当她那也已经16岁的女儿站在麦田里笑吟吟地等待她拍照的时候,轮回重现。不期然而,一种伤感猝然袭来,将她击中。此刻,娇嫩的女儿只是以麦田为美景,她绝想象不出当年同样正值花季的母亲挥镰割麦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女儿一直受到珍惜,也绝无法理解当年在城市寄人篱下而最终回到亲人身边的母亲,生命里是否始终缺失了亲情呵护……

麦田的热烈里也有忧伤的痕迹。

她软弱地坐在路沿石上,强烈的反差中,她的心在疼痛。花季已不再。当她的生命也走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的时候,是否终会有犹若麦田的暖意将她环绕?

我的12岁的儿子也在麦田里。而他作为少年,似乎更被山地所吸引:“山地,在郁郁葱葱的大树的衬托下,在密密麻麻的花朵的陪伴下,显得更加高大,显得更加壮美,从山顶到山脚,都播放着色彩的旋律,仿佛惊动了天下,传遍了四海,似乎无论我身在何处,都能被这旋律所吸引。”

这段文字,已隐约有阳刚气派。

是啊,无论我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可言说的滋味,新的生命力量已经以更加蓬勃的朝气,冲淡了那些或明或暗的心绪。

而当我们徒自为麦田或忧或喜,麦田一直以一种浩瀚的热情拥抱我们。我们的心被炙烤,被点燃,生命节律随它而转换,而起伏,而惊喜。

这片旱地麦地,其实已经绵延了3000多年。旱田大景观,是最早的农耕文化。

当年,丝绸之路上,木垒是通往古城奇台的必经

之地。而从中原之地远途跋涉的人们,将随身带来的种子,撒在了这片山坡上,让山风吹绿,让雨露浇灌,这些麦子,就在广袤的山地里自由生长。更远处,是牛羊成群的草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就这样同时出现、并存,交互融合。那些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石磨、石斧、陶器、骨器,以及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铜镜、石刻、草原石人等,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它们的印记,都给今人的想象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那些古物里,附着了千年时空的讯息,有着先民的生活印痕,那些看似粗糙的石头做的各种工具、盛物,那些形状、纹路、肌理,那些承载了太多的时光的分量的颜色,细细看去,甚至还能够感知到先民的声音、影像、体温……每一个物件,都包蕴了人类的智慧,在创新、传承、改良的进程中,推动了文明的演进。

难道不是吗?时至今日,这些温暖的人文力量,依旧会无言地,在留意到了它们存在的时空里,激荡人心。

这旱地麦田的热情,燃烧了我们。这是应和了大自然的节律,一直绵延至今的麦田,顺乎自然,在春天,将种子撒向大地,只要将无言的期冀也撒向麦地就可以了。然后,就任凭种子在阳光、空气与雨水中发芽、长叶、拔节、扬穗、灌浆,最终结出它能够结出的麦粒。这是一种平常心,绵延了3000多年。

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时光里,一个扎着红头巾的女人正站在一辆装满了金黄麦草的拖拉机上,挥舞着一把农具,把麦草打理得整齐结实。那是她种的麦子啊,那里边涵盖了了她的情感。她的麦田里,有还长在地里远看毛茸茸的美丽得令人迷醉的麦子,也有已经一捆捆整齐摆放在田野里的收割了的麦子,都如画一般。也像极了我们的那些或任由滋长的心绪,或已整理完毕即将存放的心事。

其实,从生命本来的进程里,旱田,在这样一片缺水的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自有它的理由。先民的智慧就在这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延续到了今天:洒脱、自在,看似无为却是积极、进取。

木垒人,就在这样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丰富色彩里生长。我看木垒人饮酒,一概是全部酒杯倒满,——分发,然后豪饮,不分民族,不论男女。此刻,惟有酒最有发言权,一切语言皆显得苍白无力。那里边,就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体。酒酣之时,有歌高声唱响,也有舞随心旋转。快乐,就如同山泉一般流淌,胸中块垒尽泄,人也神采飞扬起来。

站在木垒的土地上,呼吸着透彻心扉的洁净空气,眼望着火热如画的无垠麦田,一切言语都变得多余。因为麦田的热情,已将我填充得几近融化。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带着太阳的光热的金黄,瞬间就将我们生命里的冷色调替换覆盖,荡涤而尽。

即便离去,麦田的热情依旧烙印在脑海里,闪耀在眼眸里,时不时地,让我们的心绪再度向上飞翔。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麦田的热情

麦田,滚烫地呈现在新疆木垒四道沟,我们的心,也被占据、被征服。

那是旱地麦田,在起伏的山体之上次第铺展。时而是金黄色,时而是淡黄色,时而又是青绿色。在一面面舒缓的山坡上,这些不规则的网格状的色彩,犹如一幅又一幅画卷新次展开,亦如一曲又一曲山歌,此起彼伏地唱响。瞬间,就俘获了我们的中心。

这是一种成熟之美,是我们刚刚因时光又将翻过一年,油然而生感伤之时,上苍给予我们的一份惊喜。丰饶的金黄色,令人联想起温暖,联想起收获,联想起努力之后所期盼的一个印证。

眼望麦田,心潮涌动之际,友人叹息着:“这是一种少妇的美啊,这里适合发生一场少妇的爱情。”于是响起一片快乐的笑声。

谁又能了解那些叹息里的隐衷?那一年,16岁的她,近乎莽撞地走进麦地,挥舞陌生的镰刀收割。她并不知道那些看上去有些柔软的麦芒竟会割破她毫无防备的肌肤。她更不知秋阳猛于虎,令她在归来之时疼痛蛻皮。而她即便是累得爬不起来,第二天还得继续走进一望无际的麦田……这一切,在当时于她并无太多深刻记忆。而今,当她那也已经16岁的女儿站在麦田里笑吟吟地等待她拍照的时候,轮回重现。不期然而,一种伤感猝然袭来,将她击中。此刻,娇嫩的女儿只是以麦田为美景,她绝想象不出当年同样正值花季的母亲挥镰割麦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女儿一直受到珍惜,也绝无法理解当年在城市寄人篱下而最终回到亲人身边的母亲,生命里是否始终缺失了亲情呵护……

麦田的热烈里也有忧伤的痕迹。

她软弱地坐在路沿石上,强烈的反差中,她的心在疼痛。花季已不再。当她的生命也走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的时候,是否终会有犹若麦田的暖意将她环绕?

我的12岁的儿子也在麦田里。而他作为少年,似乎更被山地所吸引:“山地,在郁郁葱葱的大树的衬托下,在密密麻麻的花朵的陪伴下,显得更加高大,显得更加壮美,从山顶到山脚,都播放着色彩的旋律,仿佛惊动了天下,传遍了四海,似乎无论我身在何处,都能被这旋律所吸引。”

这段文字,已隐约有阳刚气派。

是啊,无论我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可言说的滋味,新的生命力量已经以更加蓬勃的朝气,冲淡了那些或明或暗的心绪。

而当我们徒自为麦田或忧或喜,麦田一直以一种浩瀚的热情拥抱我们。我们的心被炙烤,被点燃,生命节律随它而转换,而起伏,而惊喜。

这片旱地麦地,其实已经绵延了3000多年。旱田大景观,是最早的农耕文化。

当年,丝绸之路上,木垒是通往古城奇台的必经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畅的游鱼、爬行的蜗牛、散落的桑葚。我知道鲁院会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忘记,就像那些甜美的杏子,每年夏日都会在枝头闪烁光芒,却并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过客,那样细心地将它们捡起、洗净,并坐在窗前,一枚一枚地品尝它们的滋味。

再见,亲爱的鲁院。再见,亲爱的北京。再见,这热烈又惆怅的夏天。我曾经路过,也曾经爱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渐走向精深。我为这样曾经的困惑,及最终在困惑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住了这一条远离喧哗、更为孤独的道路,而觉得内心沉静,似乎,这所有的困惑与反思,都是为了接近更好的自己。

此刻,我即将离去,却了无悲伤。就在片刻之前,我找到一辆单车,一个人听着歌,在小雨中沿着鲁院四周的大道慢慢骑行。我的心里异常地安静,我听到雨落大地的声音,蚂蚁穿越窸窣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如此轻微,又那样动人。我要将周围每一条喧哗的街巷,每一个平凡的店主,每一株在坚硬水泥中向着天空无限伸展的大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都再深情地注视一次。我如此热爱他们,就像热爱鲁院校园里缤纷的落花、欢